

文章部

詩下 賦 連珠 判

書法部

御書 飛白 字字 篆書 隸書 八分
草書 碑刻

事文別集

初四
164/60
#32



18
164
32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慶安 祝穆 和文 編

金溪 應魯 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下

雜著

讀史大略

深沈約曰詩經下

...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下

古今文集

雜著

詩有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惟皆平聲也。二曰上尾。

利
268
32

謂第二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日

牛竊欲自修飾君其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

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皆平聲五曰太韻如聲鳥為韻上九字不

得用驚傾平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

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

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兵為正紐流柳為旁

紐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本朝李淑詩苑

詩有八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

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

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

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

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

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

一箇心是也五曰連綿對殘河若帶秋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

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

得因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歎復

空歎朝朝君未歸是也李淑詩苑

詩有數格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全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

曰葫蘆二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雙出
 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唐人為
 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譴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
 行者頗眾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生自許眾不
 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
 英俊顏何厚未歿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忍教夫子不
 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湘素雜記

扇對格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格蓋
 出於白氏金針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
 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嘶頻

詩格當考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崇勣學論文則欲
 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
 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三十
 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之陪遊馭婆騁纖腰於結
 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
 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葳蕤兮蘭藉奠
 桂酒兮椒漿當蒸蕙葳蕤對奠桂酒令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
 邢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為
 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

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卷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唐明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
一二沈括筆談

雙聲疊韻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蟪蛄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
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
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
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蘼湖行
畢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簾櫳溢艷陽皆效雙聲而為
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呈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

蕩荒涼生虜部伍苦昆日效疊韻而為之者也

迴文之始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始有回文詩

八音建除十二辰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為詩者
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用之冊陽集

歌行之體

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若達
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
于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
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師民云

題號不同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
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謳謠歌曲詞自操而下八名
皆是起於郊祭軍賞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元稹集

換字拗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
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吟俗謂之換
字拗句禁齋

促句格

禁鬱有促句格二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如山谷觀李伯時畫馬

是也

和詩不同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有用韻同在二韻中耳有用韻用
彼之韻亦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
不曉貢父詩話

東坡譏集句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行之多者十數韻蓋以誦古人
詩多在座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倣之者
但取十數部詩聚諸家而集耳觀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
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揮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
作對隨家雞退之驚啼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

人共明月白滿千家。堦觀公之詩雖以美之亦微以譏之。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石曼卿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露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去年去年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蔡條詩話

古詩忠厚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是人也不

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左。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坡集

晚唐小巧

晚唐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 詩話總龜 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客揮犀。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 黃魯直與趙伯充書

詩不易學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
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直之書皆集大成者
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
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
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陳后山集

詩有二偷

詩有二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
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
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
略無痕迹蓋詩偷狐白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
齡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李淑詩苑

詩戒數病

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一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
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努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疎四深謂
氣象氤氛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
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一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
張一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
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
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
淡竚以詭差為新奇以錯用意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劣
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善而無迹至近
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

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李淑詩苑

與輩仲至書

朱元晦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及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篇而附于三百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

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之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與輩仲至書

前人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其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二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以為從頭看得一過而謂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又因以為無

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語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元微之詩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

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辭偏得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矚子瞭然燦燦清止望之真白珪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四十年于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白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其詩果工袖君集二十

卷九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
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叙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陸務觀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
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
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
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
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
援據閎博旨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
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
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

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
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取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
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
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
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
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
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官祠此句蓋
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
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金乃
以待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借則

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
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
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篇屬其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
學名天下直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
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其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
文章非幸哉

江西詩譜

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各自言傳表於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
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
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
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

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
之出是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
激昂振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
或傳者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
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出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
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
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
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
卓然成立者衆若言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
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
已其餘無聞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不精議論不公

余故辨之 若溪漁隱

江西宗派詩序

楊廷秀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寒人子崛起委巷。一旦朽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

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其形其味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御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闈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

事類彙編

神於詩者欣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欣嗟乎離神與聖
蘇李蘇李乎耳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
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修撰給事程八以一世儒先厭
直而師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
如一日也追暇則把酒賦詩以輔轍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
水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
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
往往放逸非闕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
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
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諭予曰子江西人
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

之篇首云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楊廷秀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
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
吾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
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
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

跋東坡書李杜詩

朱元晦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
玩垂二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
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

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入知而後篇遂有嫌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朱元晦

章國華過予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註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二百篇可也

題李太白詩後

朱元晦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厚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象來看偶記李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其叔懷詩

朱元晦

退傅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聞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卽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察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荆南詩集序

以下係詩能窮人

韓愈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權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之

唐人詩集序

白居易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自孟郊六十終協律即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評郊島詩

張文潛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闔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如之以其詩知

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其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徃徃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恰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

李長吉詩集序

陸龜蒙

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搯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深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梅氏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烟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太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歎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以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吳興以來所作為一卷予嘗嘗聖俞詩而思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陳簡齋詩序

以下係詩能達人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厄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居易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蘭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墮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為大驗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

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檀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銳孰謂詩人例窮哉故叅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狃俗語不驚人_{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兵興捨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摺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

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傲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勅裁豐暇取公詩離為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刊版且見屬為叙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賢疾處心下舉而二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既望丹陽葛勝仲叙

詩能達人

歐陽嘗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東坡亦云此語真不妄吾聞醉翁語陳無已作王平甫集後序則云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人也余以為有激而云耳

古詩

薦士

韓愈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
 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筆交
 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相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
 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
 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闕隕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
 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敷采肆紆
 餘奮猛卷海潦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豔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詢傷蚍蜉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書思反
 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力磨天揚垠崖
 劃崩豁乾坤擺雷破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
 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
 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相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
 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古風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
 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

無垠廢與雖萬交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
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昊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作絕筆於獲麟

律詩

苦吟

盧延遜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檢覓天應
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詩話

昔昔鹽

客齋隨筆載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其詩

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
靡無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
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窈窕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
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鶻
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
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玄怪錄載邊條三娘工唱阿鵲鹽
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

按此篇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宕子怨長卿集初無此
篇而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客齋續筆並以爲薛道衡昔昔
鹽按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英華
殆因韋毅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詩而誤也洪又云玄怪
錄載邊條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空殿鹽黃帝鹽白鶴鹽

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奉
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
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
而書蓋不考也然洪既謂才調集作趙嘏廣薛道衡燕泥
一詩不應以趙為劉長卿云

壓倒元白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樹時先僕射於陵自東洛入
觀嗣復率生徒於潼關迎之既即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元白
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壓
倒元白矣其詩警局云文章舊價留喬拔桃李新陰在鯉庭
全篇見門生門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
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
谷為一字師陶岳五代補

京尹論詩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
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
敲推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
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
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
敲字佳遂並書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為布衣之交有詩

贈島云子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開天地文章聲斷絕
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唐宋遺史

唐突京尹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交格入僻以矯詭雖行
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
掃島忽吟日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香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也因之唐突大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旗言

詩貴布置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
予後以此與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衾衾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

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
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
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
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
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切效貢公喜難其原憲貧果不能薦賢
則告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又將去海而去秦
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冷終南山回首清渭
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尚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
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欲見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
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厭卷蓋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皆如此其他謂之變體可也君溪詩話

碧紗籠詩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王播碧紗籠事見佛寺門

見譏不較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煖蘆

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詩話

作詩相詆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至東吳太守笑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以姓用事

東坡詩云公獨味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君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

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一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名聞外夷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太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若溪漁隱

作三豪詩

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夏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爭名且為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學充飲私酒食瘴

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默矣仇池筆記

用事精切

梅聖俞采石月贈郭功父云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暮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家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成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玉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尤為親切若溪漁隱

語有工拙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
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
語少而意廣余每遠里而每覺老後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
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語簡意盡

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白樂天詩云漢宮佳
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山只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賦

羣書要語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注賦之言鋪直鋪陳其事大

序賦者古詩之流兩都賦辭勝事則賦楊子或曰賦可以諷乎

諷則已不也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

矣同上登高能賦可以為丈夫矣前藝文志賦體物而瀏亮陸

士衡賦序

詩曰賦工無益杜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坡憶獻三賦達
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杜西遊因獻長楊賦李

古今事實

楚漢之賦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屈傳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楊子

賈誼之賦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
相如之賦

司馬相如客游梁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侍上上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
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諷諫奏之天子大悅以為郎相如見上好仙乃奏大人賦天子
大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之意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
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本傳

楊雄之賦

或問楊子雲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
不為也楊子 成帝時客有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其

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勸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本傳上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風上迹商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上臨長楊射熊館雄從還上長楊賦

作幽通賦

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前叙傳

作思玄賦

張衡傳闢宦議張衡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思本傳

作武庫賦

見文人相輕門

作鸚鵡賦

禰衡有才辯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謝莊字希逸時南平主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南史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及見延壽甚奇之遂輟翰

作閑居賦

潘岳字安仁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

作閑情賦

蕭統論陶淵明文云白玉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詳見閑退門東坡所跋

作三都賦

左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復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二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非議者莫不歛衽贊述焉

十年作賦

見文章門

作天台賦

孫綽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擲地作金石聲也

不敢措手

見文人相推門

作東征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云何相忽略宏窘促無計便答我已道公何以言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入職思靜亂長沙之動為吏所讚胡奴陶範小名

洛陽紙貴

庾闡始作揚都賦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耳事雖擬學而不免狹狹

賦日五色

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數上賦頌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已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負之

八又手

唐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又手而八韻成

著日出扶桑賦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賦知器識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

儻使削平僭亂講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宋真宗朝徐鉉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置器賦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在第一仁宗時呂臻富民之要在節儉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上方崇儉亦擢為第一

呼長嘯公

范鎮作長嘯却胡騎賦流傳莽丹呼為長嘯公

作賦被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王即傳法之沙門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如能賦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輩竭盡其氣力又更不及朱語錄又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如離騷只是平白地說去自是好後來如黃魯直恁地着氣力做只是不

賦亦難得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沐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羨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除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

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因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榜文呂伯恭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羨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羨成賦亦在其後朱語錄

擬太言賦并序

蘇易簡

淳化四年上皇帝書曰龍牋草書宋玉太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璋博達不可備詳招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嘆宋玉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為朕言之易簡因擬宋玉作太言賦以

獻其詞曰

聖人與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荒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礪也飛雲湧霧騰燔燎也割鯨腊鵬代鷄鯨也迅雷三變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太山融兮溟海乾也貞穹穴兮方輿牙君王壽兮無窮焉

當道古作

山谷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連珠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興於漢世

晉傅玄叙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人於古比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古今文集

雜著

連珠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灼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艷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

擬連珠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久支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浸長河一決不可鄣之以手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孫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

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載鬼一車

判

羣書要語身言書判

唐選舉志

古今事實

南山之判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趨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改好時令

判施籤表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
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知也 談苑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潰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即判曰
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開元遺事

判失猫訟

裴諤為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請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
似這畔我辭與汝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
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語判云猫兒

不識主旁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猫 鄭棻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競渡賭錢判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
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
人臂折

對

康廷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波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
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纏絲令節江干可望

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乘有類。乘毛湧。修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豪雄。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遂與無慮。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其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入一何。兇險論情。據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圍基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某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乃忘情於奴戲。雖贊。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靡聞懷陣。之心。有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真以逗撓雅符。尋憲。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晁良貞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外口不吐。味身不爰。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雅。桂樹猶茂。執倚桐之杖。

上芝蘭之室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推科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答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二年妻訴之非夫告不伏

對

白居易

禮責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扶所加辱以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順不告未失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責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

對

鄭少微

頃者江邊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拔劍青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共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逐冰孤夜聽首丘之恋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頗殊而移卑就尊禮律通許空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減咸陽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士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定邀伍相。青鳧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棹忽以。祠瓜何殊。薦菱術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黃絹之辭。先寘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用父言。雙妾為殉判

得甲將歿。命其子以雙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罔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安塚是豈可順。非况孝在順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家酒。

滯而翁賓客復售獨收其利媼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亡名

媼翁接聞厄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頗遇畢公之竊教其養大
蓋以防人聞夜吠以雖懲在春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
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
當曰非官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詢以真刑名

甕負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甕索陪不伏

對

亡名

惟彼負徙行者固宜於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故為甲者有詞
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既謝抄挈瓶

衢

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衝往來不接
故為搪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関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
可於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弄但官之議事貴在量
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費將謂合宜

二月不供官人炭判

鉤盾二月不供官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鉤盾是司牽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添燒則如金
入侍女之燠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
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
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諤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又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諤州斷還女諤不伏

對

亡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毗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瓊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適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韋珠同宿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楊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諤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義井判

得井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訴云濟途行

對

亡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瀆井而辨義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符種王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灌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從官門誤不下鍵判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關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德壽堂梓

禁中惟通諸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閤將謂堯人可封
思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誣誤
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刑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
無疑必宜嚴科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臯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君李
衡取方於僮僕詳觀夏書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遵周禮物生必
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實于微墨誠謂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亡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艸駢植天花亂開裏香兩而增紅澹祥
煙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
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
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其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
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刑典

盜瓜判

常州甲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畫
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
客呈詞縣告崖是妖賊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德壽堂梓

對

亡名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
 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垂夔足道勢狼心
 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春彼
 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
 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
 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
 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竊誨盜情深雖陳
 券占之詞莫辨詭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
 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不理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理詎非掩骼時

對

亡名

惟太守禦居人是要混雜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傳於
 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鵲成譁表貧吏之節噬腓起
 戒陳為主之誠何蓄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灰知殃預兆未衙
 吳相之衣遺髮端深謂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
 從愆事關京兆且弊蓋從棄孔丘之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
 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為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終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十五

待詔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御書 飛白附

羣書要語聖人肆筆而成書楊五百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

畫王羲之傳注唐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末式皆用白紙多有蠹

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縣並用黃紙畫之春明退朝錄

詔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黃麻紙青詞用青藤紙朱字翰林志雜

志云唐詔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曾類說

飛白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復不若傳此書考追
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
好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予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
所見者皆當竄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
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也夫 蘇軾飛白記

詩句鬱鬱三太字蛟龍皮相纏杜紫誥鸞回紙杜御札早流傳

榆揚非造次杜二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

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 山谷御書閣

飛白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疎 岑文本述飛白書勢

古今事實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前五行志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
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字便滿 劉穆之傳

掘筆避禍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
見容 本傳

君前善對

齊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
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
可謂善自為謀矣 史

御書屏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張懷瓘叙書法

賜詔數由

李靖家藏太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晝夜視公疾太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登榻爭取以下係飛白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釐今見常侍

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後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符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畫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歸田錄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閱瑞物上親作飛白書左右播笏以觀歐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曰今賜書之藏于室也吾知其有望氣者熒光起而燭天必賜書之所在也○又令王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王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古今文集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蘇子瞻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學故鮑照多累句王僧

度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方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志林

跋御書石湖下方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月丁亥朝行在所康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賜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天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童畫耀縑素環列政觀禁禦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林蹈昧然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

于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為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
 鈞遊其間結茅種禾父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
 臨訪古往蹟具在汙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公猥
 以臣故徹聞高清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繇開闢來未覩斯盛裴
 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原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麼獨具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戴臣蒲柳蚤秋仕無補
 益縣官儻晚晚行不休昧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
 臣用是懼冀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壁與山川之
 神既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行使後世之
 臣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不顯休命不委
 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既摹刻扁傍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

著臣之自敘云爾

跋御書誠齋一太字

楊萬里

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堂召官
 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郊臣端祀諭德臣揆侍講臣
 袁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
 於同列為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
 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乘輿一揮誠齋一太字贈
 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
 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
 虎臥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竊藏
 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力敬刻之金石以修寒

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萬里拜手稽首謹書

古詩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微花絕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袂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鵲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二十四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童第一篇玉堂書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鍾漏永莫言口美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太羊散盡

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替晉

跋尤延之左思所藏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西漢書列傳目上有爾文曰帝錄臣表得之以示臣萬里謹拜手稽首作歌敬書于後

鸞臺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蠅文書海裏衣不了黑花亂發雙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未揖心先喜袖中傾下十斛珠五色光芒射窻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向來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萬機暇浣花文理冰雪容宣城雞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西京書自供游戲韓趙衛霍欣掛

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漢庭多少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
翻入聖筆底昭回文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不
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錫
山山下荆溪渡紅光紫氣上燭天曾是深藏寶書處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廷秀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叅政臣范成大
居守金陵觴次肆筆作石湖二字賜之以寵其
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送小臣楊萬里謹拜手
稽首敬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神時爾來化作懶臥龍欺美珠
幾欲遺我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閭

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嗽風伯鞭起臥龍湖底月湖水
捲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雲仙人馭風乘綠雲玉宸殿上朝
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脯麒麟傳呼玉螭吸銀浦懸
雲調冰澆月兔洒成羲畫河洛書白壁一双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下飾吳花草姑蘇臺前近太微
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攬星
辰懷袖底
雜著係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黃庭堅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

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声色遊畋之好
 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我曰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
 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
 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
 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公父老
 言之未嘗不實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
 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
 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
 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
 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
 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呂祖謙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
 光分曜森若飛動顧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
 之間雲章聖藻可以三三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
 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適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
 祕殿於丹禁而閑麗觀深顯敞穹窿有踰其素皇帝深惟易簡
 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
 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寶曆一禩復刊之樂石以揭示萬有于
 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
 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不律也臣嘗細繹前載涵泳聖涯
 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神

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仁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声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 聖文冠古 奎壁分耀 鸞翔鳳翥
迺眷梵宮 椽題有嚴 爰錫扁榜 天藻燦然
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 香雲五色 祥輝紙集
粃糠倉史 奴僕鍾王 都人縱觀 驩塞康莊
仁宗嗣服 增光祖業 上括下熙 以永休烈
於赫廣殿 壯觀皇居 迺奉神畫 以華清都
表以飛白 作民恭先 副在堅珉 是勒是鑑

璧月珠星 錯落藻稅 雲華一臨 丹腹失色
外拱秘閣 璀璨金碧 層霄絢采 仰觀双壁
諸儒登歎 震耀石渠 挾今之書 與之同符
內顧玉堂 宸翰陸離 邇臣拜賜 四璉昭番
銀鈎相鮮 怒猊渴驥 挾今之書 與之一揆
丕顯太宗 人文化成 丕承仁宗 純孝蒸蒸
潤色鴻業 以聖繼聖 受言藏之 為國寶鎮
休光上達 有燁其虹 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字學

羣書要語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揚子依類象形之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說文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同上點欲堅重如鐵鈎欲活而有力如銀同上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楮河南論

詩句筆落驚風雨 灑翰銀鈎連 灑落若銀鈎 詞翰兩如

神 揮毫落紙如雲煙並杜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劉禹錫偶因獨見空驚目便不同時須服膺同上

古今事實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木

趨末棄耕稼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刻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淮南子

善書掣肘

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舍一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乎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家語

必先利器

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官觀始就詔令仲將題署御筆
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
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大之勢方寸千
言三朝來錄

題榜髮白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轉轆引上書之去地
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絕此法

憚於題榜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以神將
懸燈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
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絹先書而後練

見書嘔血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捉胸三日因嘔血墨藪

名逼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
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
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羊欣
筆陣圖 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

逼入法帖

學習眾碑

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比見李斯等書之評見鍾繇梁
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書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
遂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三 墨數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
也永字八畫也 法苑

書之淨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華几滑淨因書之直草相半後其父誤
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晉書

抗衡鴈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

寫經換鵝 見鵝門

題老嫗扇 見扇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
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
永和九年暮春二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并逸少疑徽操之等四十有十人脩袂襖之禮揮毫製序
興樂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
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
百千本終無如核模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

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求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序殉葬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温韜伐昭陵復入人間尚書故實

焚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撿取嫗驚懼投之竈下法苑

購諸王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

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竝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本傳

父擊兒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擊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兒輩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書新絹裙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畫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榻一十字

梁武帝教諸王書於殿鉄石於鍾王書中榻一十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實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俟候之望船二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乃為停舟

三百書三千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恹自非容餽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梁書

陳牒求判

張旭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旭日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本傳有寒士與旭為隣日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法苑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岬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韋續書說

歐書險勁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
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播於夷狄彼觀其跡
固謂其形貌冠梧耶詢形體么麼故云

公權筆諫

柳公權穆宗即位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我於佛寺見卿
筆蹟思卿久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
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政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
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不孝至外
夷入貢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也歐陽通詢之子母徐氏教其
學父書晝夜無倦遂亞於詢

評永禪師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蕪眾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
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坡集

不擇紙筆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答
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比歐陽詢傳

善學王書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
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

書字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
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木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

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
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 歸田錄

善書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工且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
國泰民安四字 江南野史

評書取論 以下係評論象體

張芝書如漢武好道馮衍欲仙 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若
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 庾征西翼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
進內外崇重翼甚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賊家雞
好野鷲皆學右軍書 王獻之書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如河間

少年皆悉光恍 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
一種風流氣力 袁崇書如深山道士見入便退縮 鍾繇弟
子采翼每畫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
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
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古今文集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
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
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

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篆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八訣

歐陽詢

如高峰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若萬歲之枯藤一若嶺松倒折落掛石崖一若萬鈞之弩發一若利劍截斷之角一若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復傷于軟弱不得怒降為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遍相顧揖

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凡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神清麗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

妙在執筆

張旭

工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勿使無度其次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然後齊於古人老舅彥遠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書不須精

顏之推

諺云赤牘書疏于里面自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章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法帖多吊喪問病

家訓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病人多疑之
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浩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
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義之書首云歿罪是
違制令故也係續錄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病書簡唐貞觀
中搜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病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
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筆談

唐太宗藏晉帖

蘇子瞻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以玉匣藏昭陵
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
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
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

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東甬獨超然若羣
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評唐宋書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
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至
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自言顏魯公端
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叔手並脚田
舍漢耳倦游錄山谷嘗論揚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
參禪王者如小禪縛律東軒筆錄

以字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

人所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
之遂至於妙

好書字能喪志

程正叔

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
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
否乎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荒廢處足知
喪志遺書

筆說

蘇子瞻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
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敬側及其定也上下
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論用筆之法

黃魯直

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倚
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
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耳

單鉤拘局

黃魯直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態耳
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所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也與党伯舟帖

自成一家

黃魯直

晁美叔嘗嘗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
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雷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

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敬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芝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教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其題。

肥瘦貴得體

黃魯直

敷道人作字，筆勢已遒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一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頽體，乃其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其書。

書字銘

朱元晦

明道先生曰：其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敬是。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題曹掾帖

朱元晦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上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

跋蘭亭序

歐陽永叔

右蘭溪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夫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於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

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晉魏
以來諸賢筆蹟遂復流落于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以為
千卷俾稊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
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
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于真偽優劣
覽者當自擇焉

跋蘭亭記

黃魯直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
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矣今時論
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
用筆法耶

題蘭亭敘

朱元晦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
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
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
以嚴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
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喪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
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
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
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散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評獻之書

蘇子瞻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跋官本十七帖

朱元晦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

故在人間得不淆亂此書為莊用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來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書詞間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于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遷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顏書

蘇子瞻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

未免也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黃魯直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省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范至能

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洒落，敬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朱元晦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木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体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始末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黃魯直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闐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欽夫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恣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披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于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魯直學書

蘇子瞻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錠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前輩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于顏有所得蓋專作顏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

跋山谷帖

張安國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入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况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

跋荆公書

張欽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筆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匆匆草草此數紙及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學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太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某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

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坡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太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

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楊廷秀

某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題李西臺書

黃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

沙界已周讀味終篇日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嘆之餘耽題其末

題陳隱居書後

蘇子瞻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其間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正玉璫之上其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黃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古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注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贈求又余知有識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

朱元晦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亦不逼以唐人為法至于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十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述元常于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

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張安國帖

楊廷秀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爲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爲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天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求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

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詩錄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後

張安國

我詞不足錄疏以醒渠醉更參二十年當與風子對

次韻米芾一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籙上天來紫花敕使親臨啓絲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一千秋惟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植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丁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安里王家破垣誰復脩元章作書日千紙
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錦囊玉
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
米

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丘郎氣知春景晴風暄百菓草木生眼如霜鶴齒玉冰擁書環
坐愛窓明松花泛硯墓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
亭我昔頗復喜墨卿銀鈎萬尾爛箱籊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
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意欺
伯英隨人作計終後入自成一家如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眉
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律詩

寄柳子厚

劉禹錫

書成欲寄東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
已厭家雞注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更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酌劉禹錫家雞之贈

柳宗元

日日臨池美水雞還思寫字付官奴楊家新樣元和脚且畫美
牙飲手徒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
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

事類彙編卷之十二
懸筆諫時唐柳公權字誠懸

二九終

戲贈米元章

黃山谷

米帝以能書知名喜寫畫畫有米氏畫史行于世世無空閒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

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篆書 草書衆體附

看書要語 釵頭屈玉馬足垂金寶泉小篆隸書秦時奏事繁

多寫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書斷篆隸自小篆散而八

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以下吾不欲觀郭忠恕法書苑

詩句 灑翰銀鈎連杜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入姓無出其右者。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蠅臂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蠅匾法非老筆不能。相山野錄

隸字之始以下係隸書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二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隸書素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戠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戠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藻識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褚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繪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素絹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日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象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禮

衆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秦既用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或曰程邈囚獄中改籀文省為隸字上之始皇大喜免其罪此隸之始上谷王次中作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書斷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佩觿集又云一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離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張懷瓘書斷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

瑗崔是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精巧下筆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書之始晉衛坦傳蔡邕見皇都匠人施聖為遂創意焉此飛白之始雞距集

論八體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太篆周宣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帝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說文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童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篆書楷書遼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粟書鴈書虎爪書儼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太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倒趺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蛟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黜黜點點狀以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玉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入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二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言

事類彙編卷之三

者亦皆輸伏之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偉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貫無入某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為蠶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其亦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畏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者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察自視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頰塵容侵暴日久攝芻折裂于

筋欲折予以秦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日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頰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止強止罰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

謬詞曰

斯去千年米生唐時米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入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當痛孔壁遺文汲

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六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不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徑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爭外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溢先木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理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閨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

久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
事伏惟去就之陽水再拜

文飭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
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
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
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

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蟠斧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即丈人行巴東
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入謫仙死才薄將
奈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
賀諸侯劍佩鳴相磨鬼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勤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
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
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

看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絃壯古鼎躍水龍騰稜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
 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椅據星宿遺義娥嗟余好古生苦
 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日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賢存
 豈多禮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駝薦諸大廟比鄧鼎光
 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
 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剗咎別蘇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
 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一作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矜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自銷月鏢
 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入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傳
 術崇立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
 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墨尚雲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
 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
 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
 縑繪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
 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
 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羣書要語凡草書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負不辨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法苑

詩句筆飛鸞聳立草罷鳳鶯翔杜贈汝陽王總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北風古樹折巖崖蒼煙寒藤掛絕壁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草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是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

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倉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法書苑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衛坦傳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時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

一臺二妙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汗如淳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之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尚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吟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又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草書有快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祇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法苑文與可言見蛇闢而草書長志林

貴變其體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釋臣樓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
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
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
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主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魯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為隸書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厲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
蛇虬蟻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歛奮農而桓桓及其逸游胎
響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
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紫燕相追而差池舉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
間騰猿飛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按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登基頰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側儻而不羣或若自
檢于常度于是太才之英蕙藝之彥變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
兼權觸類生變分折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
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藝于縑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
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繁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
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
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亂齒以上
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迺獨就書
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
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為專
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

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
觸出血猶不休輒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曠者之憎醜學步
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寧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教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
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往時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為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情一作也於中利欲闖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作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黃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自作草聖後

黃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德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官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

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稱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采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筥舒展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海魚筆鋒殺盡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殘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回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手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感如驚電勢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父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秃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文自粉

飾欺盲聾者如市倡抹青紅妖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
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

戲答趙伯克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黃魯直

平生飲酒不書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便遣客三年窺
牆亦面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旭兔影傍明窓偶隨兒戲洒墨
汁眾人許在雀杜行晚學長沙小二昧幻出萬物真成狂龍蛇
起陸雷破柱自喜奇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黃素敗
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鎖視崎書梁懷中探丸起丸死
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黃菜身如朝

露無半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求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爐
香

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闕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
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
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按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
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

人以聖黨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一制法於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諳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字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國史補張延賞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匝以饋洛陽授張諗諗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為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作三百點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隸篆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冪冪乎其若流水之舞行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不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志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陸龜蒙野廟碑 舊碑斷折其半仆地 韓文

詩句欲覽碑上文苔侵不堪讀 李白 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 韓 蒼苔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 王建題蔡碑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漁洧諸水以浸田萬頃象庶賴之號曰召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製一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正獻避齋閑覽

羊祐碑

襄陽百姓于峴山羊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鄆郡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嘆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

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王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芝田錄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自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婉詞謝之因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白挈本獻之文字古雅裴甚奇之因以寶車名馬器玩之具約千緡令小將就募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

令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况為集序外，未曾輒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裴聞之，笑。今依數訓之，湫受之，無愧色。

碑作訂石

唐楊瑒任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訂石耳。」

立好黨碑

崇寧初，蔡京為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鑿。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鑿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為罪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用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顏魯公為湖州牧，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跌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躡噴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所稱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聯。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與碑材叶，即自以酒脯奠神，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已之述。今

爲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故吊之嗚呼，繼世生哲，詎無賢今將觀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贖而復攸宜。

集古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入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災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彙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入不遠，其取之無福，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

家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

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

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穩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千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有

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大宋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一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道如此此其可疑者二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

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字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勳烈太

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于言直萬貨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有石蒼蒼字安知是愧辭

觀范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夏已聞其風中年見一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歷數况有歸敢有貪天功集什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寶樽播華虫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琤琮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基酒頗闕供向來一辦香散爲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濕寒菴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髮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鳥擇棲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回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狎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

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坤付與歌奴手骨肉何傷九廟
焚蜀山騎驟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雷
倉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
胡虜南內凄凉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
年不登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
寧有許不殺秦童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于秋萬歲所鑿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玉環妖血無入掃漁陽馬馱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
王蜀中老金戈鉄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旌爲風偃爲
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歿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三子傳將來高凶百文磨

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
時數子今焉在君不見荒塘涿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紉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
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二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
祟甲與之功不贖罪日光王深十丈碑蛟龍盤拳與天齊比望
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

并序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
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合議蓋之而章後來詞

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
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半空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
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
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
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羣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
碑零落臥秋風讀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

元賜精忠粹德 汨宅編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張山人有
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轟薦福碑 見談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終

事類彙編卷之十三
 二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